



# 魂

GUARDIAN  
大结局

Priest 作品

# 魂

出版集团  
人民出版社

镇生者之魂，安死者之心

镇魂

大结局

Priest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镇魂.大结局 / Priest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8.12

ISBN 978-7-221-15062-2

I. ①镇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11680号

书 名 镇魂. 大结局  
zhen hun da jie ju  
著 者 Priest

---

责任编辑	郭予恒
封面设计	好谢翔工作室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社 址	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 贵州出版集团大楼(邮编: 550081)
印 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700 × 980mm 16开
印 张	19
字 数	290千字
版 次	2019年5月第1版
印 次	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21-15062-2
定 价	49.80元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---

卷三 001

功 德 笔

卷四 077

镇 魂 灯

番外 251

---



# 功德笔

卷三

以善恶之源，封东方青苍。

## 第十一章

龙城的群妖夜宴，定在阴历腊月二十八，这一年依然没有年三十，因此腊月二十八就是除夕前的最后一天。

赵云澜一早就收到了妖市的帖子，是一只麻雀送到他窗口的。他的办公室被保洁打扫得窗明几净，一侧是巨大的向阳落地窗，拉开窗帘，冬日的阳光就成片地扫进来，空调开得很足，里面的人可以穿衬衫。办公室里还养着两株翠绿欲滴的滴水观音，门口有一缸悠闲自得的银龙鱼。

音响里放着一首舒缓的古琴曲，宽敞的办公室里，他和沈巍两个人各自占了一边——沈巍给他的植物浇了水后，就拿了本书坐在一边看，在他眼睛不方便的时候临时充当他的助理。赵云澜让他帮忙调好了一碗朱砂，摸出厚厚一沓黄纸，闭着眼趴在桌上画符，一开始画一张废一张，但慢慢地，他开始习惯盲画，画符从打发时间变成了一种平心静气的放松，没多大一会儿，平安辟邪的符咒就在他桌角上摆了一排。一进门，就能感觉到纸符上温暖而充沛的力量。

赵云澜平时最不耐烦准备这些东西，这都是楚恕之的活计。可也许是因为眼瞎，也许是和沈巍在一起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受对方影响，这会儿他心里难得沉静，竟坐得住住了。

祝红敲门进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相得益彰又互不相扰的两人，她的脚步在门口迟疑了一下，忽然觉得自己进去有点多余，没意思得很。她暗暗咬嘴唇，冷淡地冲沈巍点了个头，站在门口对赵云澜说：“我要出去一趟，

年终奖下来了，我得替汪徵去银行。”

穷鬼赵云澜一听这话，立刻有了精神，忙不迭地说：“行，快去吧。”

祝红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表格：“这是咱们部门今年年夜饭的预算支出，除了食品以外，一些祭祀用品需要提前采购，我给你念念，没问题你就签字，我去向财务申请借钱。”

祝红一项一项地念，赵云澜坐在那儿听，两人快速核对完，赵云澜接过来在她手指的位置签字。祝红说完公事，这才看了沈巍一眼，有些吞吞吐吐地问：“今年……今年你还和我们一起守夜吗？”

赵云澜头也没抬：“啊，不然呢？”

祝红方才面露喜色，下一刻，她却听见赵云澜又说：“不单我来，我还要携带家属呢，是吧，沈老师？祝红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居对象。”

沈巍因为要照顾他，这些日子一直留宿赵云澜的小公寓，已经被他逗习惯了，没什么反应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去你的。”

祝红的脸一瞬间又沉了下去，闷闷地说：“哦，那我走了。”

“哎，等等。”赵云澜叫住她，把桌上写好的平安符收拾好，递给祝红，“古董街那头有个小店，就在最里面那棵大槐树后面，没有门牌，只有一个看门老头，你直接进去，替我把这个给看店的老头看看，跟他说价格老规矩，他都明白，不过也提醒他一声，我这是摸瞎画的，让他仔细检查一遍，要是有瑕疵，可以给他打折。”

祝红顺手揣在羽绒服兜里，诧异地说：“你居然卖纸符？”

“养家糊口嘛，”赵云澜伸了个懒腰，“总得有点外快，刚买的房子，急着用钱装修。啧，你说我脸这么白，怎么就没个大款富婆的愿意养我呢？”

祝红揣起纸符，转身走了。

办公室的门关上，沈巍这才从古书里抬起头：“她对你，是不是……”

“嗯。”赵云澜铺开一张新的黄纸，一边用手指量，一边说，“我以前没注意到，现在既然知道了，最好还是趁早断了她的念想。”

沈巍叹了口气。

“你叹什么气？”赵云澜笑了，“办公室恋情能有什么前途？再说，人妖殊途，没事往一块儿瞎搅和什么，最好保持安全距离。”

他是说者无心，沈巍却是听者有意。沉默了片刻，沈巍说：“是啊，人妖殊途。其实你和我也算是人鬼殊途……”

“嗯？”赵云澜伸手沾满朱砂，愣了一下，脱口说，“你怎么会一样？我可喜欢你了。”

他这句话说得那么轻描淡写，轻得毫不刻意，又任性又笃定，在漫天大雪里，寻常而真挚。

赵云澜压着纸符的手突然被人握住，他笔尖一顿，符咒上灵力顿时泄了，一张纸符就这么废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靠近了他的沈巍双手撑在椅子把手上，贪婪地汲取着他身上来自尘世的温度。眼前的人对沈巍来说，就像某种致命的毒药，努力挣扎过了，依然难以抗拒，反而越陷越深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人不敲门就闯了进来。沈巍骤然被门声惊动，回过神来，掩饰什么似的干咳了一声，退到一边。门口的大庆欲盖弥彰地用猫爪挠门，拖着长音问：“领导？赵处，你在吗？忙着呢吗？”

赵云澜：“干什么？滚进来！”

大庆屁颠屁颠地跑过来，看了沈巍一眼，觉得很新奇，它还没在赵云澜身边见过这样容易害羞的人类——沈巍这会儿的表情简直像扫黄打非新闻里，那些刚被铐起来的不良从业者，脸都快红到了脖子上。这样看起来，竟有一点人面桃花画中人的感觉。

黑猫翘起尾巴，蹲在他的办公桌上：“我给花妖族写过信了，你应该收到请柬了吧？妖族你的熟人不少，黄昏过后，有人在古董街西口等你，直接过去就行，别忘了带礼。”

它说到这儿，又不放心地看了沈巍一眼：“沈老师也知道规矩的吧？”

沈巍点了点头：“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他的。”

大庆就放心了——它始终认为，人类要知道害臊才有底线，要有底线才靠得住，沈老师看起来比某个人靠谱多了。

赵云澜正打算下逐客令，电话突然响了，他漫不经心地摸到自己的手机，接了起来。大庆瞥见来电显示上的“太后”二字，立刻精神抖擞，挺直了腰杆，等着看赵云澜的笑话。



就听赵云澜先是人五人六地说：“您好，特别调查处赵云……”

然后他的声音骤然降低八度，声气都弱了，几乎是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哎哎，刚才没看见，我错了，真错了，妈……”

赵云澜原本大马金刀地坐在他的转椅上，一接电话，就自动蜷缩成了一个球，大庆无声地笑倒在了办公桌上。

“没有，没敢忘。”赵云澜听音辨位，打了大庆一巴掌，“我今天晚上有事，真的……确实有事，哎，您别问了，工作上的事……不，我什么时候出去鬼混过？再说这大冷天的，我上哪儿混去？”

沈巍站在一边，听着他与电话那头的人亲昵中透着撒娇的交谈，先是微笑，随即眼神却不由自主地黯了下来。这一刻，沈巍清楚地意识到，赵云澜是个有父有母、有血有肉的人，他在红尘中有无数牵扯，和自己是不同的。

赵云澜可能是觉得这通电话破坏了自己英明神武的形象，于是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走到了里屋。

大庆舔了舔爪子，跟沈巍大眼瞪小眼了片刻，这才问：“你是人吗？”

说完就觉得哪里不对了，大庆连忙解释：“不是，别误会，我没骂人，就是字面意思……字面意思你懂吧？就是……就是你是人还是别的，嗯……别的那种，什么什么的，明白吗？”

这问题戳到了沈巍的痛处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摇摇头。

谁知大庆却好像松了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是人就好，不是人……嗯，那小兔崽子虽然看起来很贱，但其实人还是不错的，他很喜欢你，也很信任你，别辜负他。”

沈巍轻轻地说：“怎么会，只要他还需要我，我必定死生不负。”

大庆盯着他的眼睛，似乎连一只猫也感觉到了男人那份厚重的真意，它已经有很多年没在人身上看到过这样浓重的情绪，一时间有些呆住了。

直到赵云澜接完电话出来，大庆才回过神来，蹿到了他脚底下，绕着他的腿转圈：“老太太怎么说？我要吃她做的干煸小黄鱼！”

“吃个屁，滚开，别绊我。”赵云澜伸脚拨开它。

大庆不依不饶，伸出双爪钩住他的裤子，圆球一样的身体在空中一甩一甩，中气十足地嚷嚷：“我要吃干煸小黄鱼！”

“带你去，带你去行了吧？猫祖宗。”赵云澜弯下腰，抓着大庆的后颈把它拎起来扔在一边，又顺手拍了它的尊臀，“初一晚上，我带你去。对了，我妈刚才还提到你了。”

大庆喜滋滋的：“提起我了？夸我什么了？”

“她说那猫都活了那么多年了，估计也差不多快老死了，让我对你好一点。”

大庆一屁股坐在他脚上。赵云澜早有准备，迅捷地缩回了脚，忍着笑转头问沈巍：“我刚才跟她说让她多准备一个人的饭，你呢？有别的安排吗？要不要跟我回家？”

沈巍猝不及防，当场呆住，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艰难地说：“我？我就不了，大过年的，我一个外人怎么好……”

“外人？”赵云澜揪住他的领子，“哎哟，官人，你打算对我始乱终弃吗？”

沈巍：“你又胡说什么！”

大庆没眼睛看，从门缝里溜了出去，伸出后腿，灵巧地把门带上了。

傍晚，沈巍一路把车开到了古董街，赵云澜戴着一副墨镜，手里还拎着根拐杖。沈巍匀出一只手扶着他，另一只手上拎了一个漆盒。漆盒总共四层，第一层是山中灵芝玉露，第二层是古物金玉法器，第三层是海底宝珠龙须，第四层是泉下乌金黑铁，起码有百斤重，他拎起来却轻飘飘的。

古董街没有西口，它的最西端是一条封死的路，几个店家早早地打烊关门，只有大槐树上挂着一盏红纸糊的灯笼，在斑驳的墙上打下一片圆润的光晕。

两人走到灯下，眼前虚影一闪，一辆马车凭空出现，一个“人”从车上下来。这“人”身量颇长，穿一生长袍，脖子上顶着狐狸的头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戴了一张毛茸茸的面具。狐狸双手拢在袖子里，细长的眼睛贼溜溜地在沈巍手上的盒子上转了一圈，一躬身：“贵客光临，这边请。”

妖市各地都有，就像旧时农村的集市，一年一次，有的地方很热闹，也有相对比较冷清的。龙城的城市化程度太高，人气过旺，大城市里虽然鱼龙

混杂，有“大隐隐于市”的说法，但实际并不适合修行，除非是与尘世有牵连，或者千里迢迢地远来报因果，否则一般的妖族人为了前途着想，不会选在这种地方定居，因此本地的妖市比较冷清。

赵云澜和特别调查处在龙城落脚以来，已经有数不清的妖族人给他当过线人，其中同他称兄道弟的也大有人在，可他还从没来过妖市——妖市相当于妖族过年的年夜饭，一个外人，平时怎么样勾肩搭背都无所谓，但这种场合，识趣的一般不会来凑热闹。

大约一刻钟后，马车停了下来，引路的狐狸掀开车帘，请车里的两人下车。冷风灌进来，不远处传来了一阵粗陋的琴箫合奏，调子凄清，却又要别扭地弄出一派欢快来，听着有几分诡异。

门口一左一右站着两个迎客的，都是马脸人身，一个露着蛇尾的男子等在那儿——这也是妖市约定俗成的规矩之一，各族都要露出原形的一部分，供修为不高的后辈辨认，以免发生不愉快的误会。

蛇身的男子迎上来：“令主到了。”

天寒地冻，蛇族人受本性影响，一到冬天就不愿意出门，通常不来凑妖市这个热闹，一般只会派一两个族人过来，匆匆露个面就算了。

这蛇族人出现在门口，显然是特意等赵云澜的。

赵云澜侧耳仔细辨认片刻：“我今天眼睛不大方便，但愿没听错，这是四叔吧？”

蛇族男子忙应了一声：“难为令主还记得，快进来吧，祝红和我打过招呼了，有什么事，告诉我一声就行。”

沈巍把手里的漆盒交给了迎客的马人，扶着赵云澜往里走去。

里面是一条百十来米的步行街，两边是青石板铺的路，中间有一条细长的河，上面架着座小石桥，桥上已经架好了台，河两岸热闹非凡，到处张灯结彩，行走其中的大多是半人半兽的模样。也有妖族摆起了小摊子，在开宴之前向其他族人兜售自家宝贝。

蛇四叔带着他们一直到了桥下，冰冷的石桥上还盖着一层薄薄的雪，桥头的小石柱上却已经缠起了细细的花藤，上面长出了稀疏的鹅黄色小花。

蛇四叔对那朵小花说：“迎春姑娘，令主带到了，请出来见一见吧。”

他话音刚落，那原本单薄的迎春花藤突然暴长，瞬间缠满了桥头，像是在桥头铺了一层花毯，无数细小的花骨朵生出来，遍地开花。一个少女从花藤中升起，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依然是花藤，人的部分看上去是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梳着双丫髻，长着一双细长的眼睛，在赵云澜身上溜了一圈，又转头看沈巍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迎春似乎有些怕沈巍，目光只在他身上略略一扫，就老老实实地收了回来，转向赵云澜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黑猫叔叔说，令主是个大帅哥，帅哥哥，你戴那么大的墨镜干什么？”

赵云澜摘下墨镜别在领口：“好博人同情，小妹妹一看这哥哥这么帅，居然瞎了，说不定就多给我一口花蜜呢。”

迎春嬉笑了一阵，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，又问蛇四叔：“黑鸦族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干什么要去招惹凡人？”

蛇四叔摸了摸她的头，没回答。

迎春又往四周看了一眼：“今年夜宴，鸦族一个人也没来？”

“不光是我们这里，其他地方的妖市也一样。”蛇四叔说，“这些事，你小孩子家就不要管了，用心修炼，报春的时候好好开你的花。”

迎春闷闷地应了一声，掏出一个小瓶，放在赵云澜手心：“这是族长让我给令主带来的，他还托我转给你一句话，说以后令主的事，只要告诉他一声，我们都任凭你差遣。”

赵云澜愣了愣，有些受宠若惊：“不敢当，贵族长实在太客气了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桥上的高台中跳上了一只小猴，手持铜锣，用力一敲。妖族众立刻安静了下来，路边转眼多了不少石头桌椅，迎春“哎哟”一声：“要开宴了，我要上台的，令主哥哥，我不和你说了，多保重。”

赵云澜：“等……”

迎春已经化成一片花藤，飞快地卷过了石桥，把每一根栏杆上都缠上花藤，与细雪遥相呼应，说不出地有生气。

赵云澜伸进兜里的手还没来得及掏出来，他兜里其实有个小玩意儿，是大庆给他的，据说是前几任镇魂令主的珍藏——那是一个小小的夜光杯，杯身上刻着几朵月光花，说不出地精致可爱。据说杯子里可以贮藏月光，对花

妖来说，是修炼的珍品。

赵云澜的本意是拿这东西交换花妖的千华蜜，谁知道人家不单白给了，还给得上供一样。

花妖一族的态度十分耐人寻味，赵云澜心里琢磨着，正要招呼沈巍离开，谁知一转身碰到了一张石桌。沈巍忙扶住他，侧身一带，挡住众多小妖偷窥的视线，对蛇四叔说：“妖族夜宴，我们两个外人就不多打扰了，告辞。”

蛇四叔看了看他占有欲十足的动作，说：“既然他们已经给二位上了桌子，就当二位是我们的贵客，总要喝杯酒，暖一暖再走吧？”

沈巍一皱眉。

蛇四叔又说：“明年是我族本命年，所以今年的夜宴由我主持，恕我失陪片刻。”

他说完，不等沈巍拒绝，就拖着蛇尾和曳地的长袖，缓缓地登上了桥上高台。乐声再次四起，这次不再是古怪的琴箫合奏，而是一首上古流传下来的祭歌。

远处，一个清亮的女声唱道：“天生万物，始于不周。”

所有妖族肃然，蛇四叔敛衽垂目站定，低低沉沉地开了腔：“去旧启新，年关群妖拜三圣，拜大荒山神，拜列族宗祖……”

群妖纷纷起立，面朝西北参拜。

那女声又拖着长音唱：“大荒之间，山有不合，承云之巔，以为天柱。祝融之子，为水之帝，引龙触之，斗转星移……”

赵云澜小声问沈巍：“这是在说谁？听起来像是在说水神共工。”

沈巍不知怎么的，脸色越发阴沉，惜字如金地说：“嗯。”

赵云澜又问：“是说共工撞倒不周山那段吗？”

沈巍再次无比简短地应了一声。

赵云澜奇怪：“共工不是水神吗？那他们说的‘大荒山神’又是哪个？什么山？我没听说过不周山也有山神啊。”

这一回，沈巍沉默了更久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可能有的吧。那时候的事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

赵云澜不知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什么，不再言语，用手指扣着手心，有

一下没一下地顺着对方的歌声打着节拍。

妖族的唱词冗长拖沓，啰啰唆唆地说了当年颛顼和共工相争，后来共工一怒之下损坏公物、掀翻了不周山的故事。据说就是因为共工这么一撞，才有了世界上太阳东升、西落等的秩序，听起来，这个故事好像和妖族起源有莫大的联系，然而究竟是什么联系，歌词里却又没有说清楚。

历史上的很多事记载都已经不全，只能从字里行间推算其中“另有隐情”，更遑论是上古神话这么久远又不靠谱的东西。赵云澜知道自己不该对几句老掉牙的唱词刨根问底，可他就是忍不住，心里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，那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，似乎有什么重要的意义。

尤其让他看重的，就是“大荒山神”。赵云澜没听说过上古神明还跨行业兼职的，共工既然已经是水神，自然不可能是妖族拜的那位仅次于三圣的“大荒山神”。在古代传说中，山神一直是和土地公差不多的小仙。究竟是哪个山头的村干部这么流芳千古？

赵云澜指尖一顿，骤然想起鸦族同他说过的话，两个字在他心里浮现出来——昆仑。

昆仑山！

好一阵繁文缛节，妖族才参拜完落座，美丽的女妖穿梭在群妖间端茶倒水，群妖夜宴正式开席。沈巍以开车为由拒绝了酒水，看着赵云澜喝了一杯下去，这才又催：“我们是不是该告辞了？”

赵云澜虽然不知道他着什么急，但多留无益，也就点点头，正要起身走人，就听众妖中突然起了喧哗。

赵云澜侧耳：“怎么？”

沈巍往高台上看了一眼，告诉他：“那条蛇把一个半妖推到了台上，半妖身上妖气外露，黑气缭绕，身上有血气，应该是犯了不少事，大概为了避免他遭天谴连累别人，妖族内部要先拿他开刀吧，老传统了。”

如果郭长城在这里，他就会发现，台上的人正是那天差点儿被他撞倒的男人。

赵云澜知道这是别人的家务事，也就没了兴趣，在蛇四叔宣读这人种种

罪状声中，他把胳膊交给沈巍，让他扶着自己往外走去。

就在这时，蛇四叔念完了罪状，宣布：“鸦族半妖，不思正道，多次伤人，有违天理，我等不才，愿清理门户，替天行道……”

“鸦族”两个字，让赵云澜和沈巍的脚步同时一顿。

与此同时，一个人高声打断蛇四叔：“慢着！”

那声音沙哑得不像样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不祥意味。

沈巍一抬手把赵云澜拉到自己身后，目光冷了下来。只见妖市门口，齐刷刷地站了一排身披黑袍、其貌不扬的矮人，他们个个背负双翼，羽毛漆黑。

是鸦族。

## 第十二章

“沈巍！”赵云澜一把攥住沈巍的手腕，即使他瞎，也能感觉到对方身上凛冽刺骨的杀意。

沈巍的声音不复平时的温文尔雅，一时间竟有种阴森意味：“鸦族竟敢伤你，这样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千刀万剐、亡族灭种不足……”

他话音里带出了血气，赵云澜一把拦住他，沈巍本能地重重一挣。那一刻，赵云澜忽然福至心灵，脱口说：“小巍！”

沈巍蓦地一僵，好一会儿，他难以置信地偏过头，颤声问：“你……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嘘，听我的，别动。”赵云澜闭上眼睛，将被妖市影响得有些模糊的天眼打开，拉着沈巍往后退了些，两人一同隐藏在了群妖里。

沈巍方才心神乱了，有一句话明显是说脱了口，让赵云澜瞬间就抓住了那么一条线索——什么叫“忘恩负义”？

他和鸦族……不，他和妖族之间，到底有什么关系？

赵云澜想起很久以前听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天降不祥鸦先知。”

现在，黑鸦一族“先知”了什么？

蛇四叔矜持地冲群鸦点了个头，不温不火地说：“我还以为鸦族今天不会来了。”

鸦族的长老是个女人，不过这一族中，除却半妖，个个都是小矮子、大鼻子、满脸褶，也看不出个年轻年老、貌美貌丑。她眼睛有点歪，好像在看别处，又好像不经意地向赵云澜的方向扫了一眼，浑浊的眼睛里发出一线内敛的光，把手里的权杖重重地敲在地上，一抬手，缚在半妖身上的绳索就掉了下来：“孩子，你过来。”

蛇四叔双手拢进袖子里，并不阻拦。妖市里议论声四起。

半妖踉踉跄跄，已经快要走下高台的时候，蛇四叔才慢吞吞地说：“长老要把自己的人带走，我是没话说的，只是鸦族这样做，是想要脱离其他族，自成一家吗？”

鸦族长老哑声说：“不错！”

一言既出，四下一片哗然，小妖们面面相觑，迎春也从满架的花藤上露出一个头来，不知所措地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

蛇四叔淡淡地说：“乌鸦就算食腐肉、与死人白骨打交道，你们也始终是妖，既不是阴差，也不是鬼仙，长老这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心里可得想好了。”

鸦族长老笑了，她的笑声沙哑厚重，听不出喜怒，带着亘古以来的讥诮：“四爷要是没听清楚，我不妨再说一次——我黑鸦一族，从此脱离妖族众，自成一家，永不回头。”

迎春惊叫道：“乌鸦长老，你真要让鸦族成为幽冥的附庸吗？”

蛇四叔一抬手拦住她。鸦族长老深深地看了迎春一眼：“诸位，人间繁华如镜花水月，不知道还能持续几十年，我劝诸位也别乐不思蜀，长点心眼，早做打算吧。”

说完，她一挥手，黑压压而来的鸦族又跟着她黑压压地走了。来去匆匆，叫人来不及反应。

座中窃窃私语顿时变成了喧哗一片。

蛇四叔一摆手，旁边拎着锣鼓的小猴子重重地在锣上敲了几下，呵斥住众人的混乱。赵云澜趁乱把沈巍从妖群里拉了出来，两人快步离开妖市。



顺着门口的青石板路一直往前走，尽头有一团雾。走出那团雾，就是龙城大街小巷的满眼霓虹。

一排乌鸦降落在古董街口的大槐树上，一辆出租车飞快地开过去，多嘴多舌的贫嘴司机对他的乘客说：“您看，那乌鸦也在那儿开年会呢！”

黑猫却从角落里悄无声息地走出来，脚下的肉垫轻轻地点着地，轻巧地蹿上了墙头。

数十只乌鸦同时转过头去看着它，一排排猩红的小眼睛好像不祥的灯泡。大庆站在十步远的地方，便不再上前，以示自己没有恶意。

鸦族长老往前一步，不客气地问：“阁下有何贵干？”

黑猫墨绿色的眼珠就像两颗真正的猫眼石，它眼角微挑，光华幽然，猫科动物特有的懒散和优雅在一瞬间到了极致，几乎能让人忽略它毛球一样的体形。

“有个不情之请。”大庆客客气气地说，“我想问一问长老，几百年前我丢失的铃铛，为什么会在贵族手里？”

鸦族长老端详着它，冷冷地说：“我黑鸦一族，从来报丧不报喜，不近活人近死人，你这话问得好多余，从何处而来？自然是从一个死人手里。”

大庆的身体紧绷了一瞬，又追问：“那人死于何时何地？为了什么？”

鸦族长老笑了一声：“死人就是死人，六道轮回，他前生已逝，今生是猪是狗都没准，你管他死于何时何地。”

大庆略微低了头，好一会儿没有说话。

鸦族长老陪着它沉默片刻，又略带不耐烦地说：“山海关外二十里亭，愿意看，你就去看看，别说我老鸦故意瞒着你，死人的铃铛，戴着也不嫌晦气。”

她说完，口中发出呼哨，大群的黑鸦冲天而起，往沉如墨色的天际飞去。

大庆在黑暗里垂下头，原地站了一会儿，那模样忽然就像是一只落寞的野猫。一排车灯打过来，它悄无声息地跳下墙头，消失在了夜色里。

· 烛龙一眨眼，便是一昼夜，转眼，就到了除夕。

特别调查处的除夕之夜灯火通明，人吃盛宴，鬼享香火。传达室的老